

《诗漫注》

三藏跪了

三藏开口，道出了自己脱本骸、读佛经、拜师父的修行方式来。节操君们一听，觉得闻所未闻、匪夷所思，马上要求“望以禅法指教一二”。可是等三藏透彻讲完自己的禅法见解后，那节操君竹竿儿便说了一大堆毫无节操的诋毁之话来。

三藏究竟说什么了，让竹竿君必须强力反击？

三藏说：

禅者静也，法者度也。

静中之度，非悟不成。

悟者，洗心涤虑，脱俗离尘是也。

夫人身难得，中土难生，正法难遇：

全此三者，幸莫大焉。

至德妙道，沙漠希夷，

六根六识，遂可扫除。

菩提者，不死不生，无余无欠，

空色包罗，圣凡俱遣。

访真了元始钳锤，悟实了牟尼手段。

发挥象罔，踏碎涅槃。

必须觉中觉了悟中悟，一点灵光全保护。

放开烈焰照婆娑，法界纵横独显露。

至幽微，更守固，玄关口说谁人度？

我本元修大觉禅，有缘有志方记悟。

参禅么，要依靠入静，对于三藏来说，主要是打坐入定。法么，就是修行人的标杆，度、量、衡，思考和行为的依据，对外事外物的判断标准。入静后，只有通过悟，才能渐渐的揣摩触及到那种标杆。这种标杆、度量衡，对修行人来说，是更高层面上的法、道，那个层面的构造原理、那个世界的构造框架那个世界的脉络。这种触及，非无求而不得，如果不是那种人念俱寂的状态，也体悟不到。如果不是凝神且灵动、也很难触及。触及了，就是上去了。触及了，就是上下贯穿了。怎么叫悟呢？洗心涤虑，把附着在本我之上的凡尘杂念、各种杂碎念头都清洗掉，就 OK。当然，这个做起来是最难最难的。人类的身体很难获得，一个生灵能获得人身的概率小之又小。获得中土的人身的概率，又是小中之小。获得中土人身并且得入正法门修行的概率，更是极小中

的小极。作为极小概率事件，如果能三项全得到，那真是人世间最大的幸运了。

如果这三样前提尽皆具备，然后才能说道。什么是至德妙道，意即什么是你所能得到的最高级的德和所能悟到的最好的道？这种最好的，不像钻石、金子那样是有形的，而是存在于渺漠希夷间。渺，细小已极间；漠，稀薄似无中；希，人心罕至处；夷，平常难辨内。总之，都是挑战人类感官极限、心智边缘的境界。当然了人类身体的精妙绝伦，是我们人类的自我认识远远不够的。

可是，人类的身体，如果在我们心神运作下，能契合那种状态，便可构造出，触及那种细微奥妙之道的结构，从而，进入那个时空体系。天行者，不一定需要远行，再遥远的天界，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，沿阶而上。天行者们，通过内心的枝蔓，行走在天地各界。

可是一开始，谁也走不动，乃是由于，内心的枝蔓、精神的肢体，萎靡不生、虚弱无力。为甚呢，乃是因为，六根六识，人类的感官感觉中，已充满了垃圾、臭虫、各种污秽肮脏的东西，这些东西，乃是无日不时，飘荡在我们意识和身体中的错念、杂念、肮脏之念。这些东西，需要吸食啃噬你的能量为生，你的精神肢体枝蔓，就是被它们给附体、消灭的了。

所以要，扫荡根识心念，打扫卫生。怎么打扫，手法已经告诉你了。三藏刚刚讲过。三藏讲的“洗心涤虑，脱俗离尘”，不就是这个手法吗？

不是，这个是方向的描述，不是具体的手法。具体的手法是什么？乃是这个“沙漠希夷”。这个手法，正好对应上三藏口头的话“静”。静是一种状态，对于凡俗人

来说、初步入门的来说，同样是一种手法。可是，对于三藏这种路途中的修行人，就不是了。“沙漠希夷”，正是三藏所说的“静中之度”，金标准。

哎！不说那么玄乎，因为，说起来，会让文字读起来，严重挑战人的心神凝聚力、导致思维窒息。后果很严重。

不过，三藏还说了另一种手法“菩提者，不死不生，无馀无欠，空色包罗，圣凡俱遣。”定中的标杆、度。有了标杆，就不会在静修中，被思绪杂念的惊涛骇浪所吞噬迷失。“访真了元始钳鎚，悟实了牟尼手段。”三藏拿打铁做比喻，妙得很，您自己感受一下。“悟实”这两字更是妙得很。道理，要悟到了有形状的地步。“觉中觉了悟中悟”，迭代递进的方法，周而复始的沿阶而上。“一点灵光全保护”，守护根本的自我，万不可迷

失在各种玄妙中。“放开烈焰照婆娑，法界纵横独显露。”真我的光焰摇曳蔓延，那是你的枝蔓筋脉。纵横各界，十方之间，无不清晰可辨的你。

“至幽微，更守固，玄关口说谁人度？”这么幽微的境界，到了这里，不再前进，转而开始守固，因为，已成玄关。玄关，修行者人人都在谈论，可是，又有谁走到了这个境界、度过了这一关隘？“我本元修大觉禅，有缘有志方记悟。”因为我是来自这一法门之上界，被安排走这一场、也立下志愿走这一趟，因此才想起来，这些旧日的路途。

四个家伙一直在支着耳朵认真的听呢，当然是听得闻所未闻、心花怒放。折服之下，一个个稽首皈依，躬身拜谢道：“圣僧乃禅机之悟本也！”

瞧，它们四位这是听懂了，您肯定会这么想。实际上，这四个家伙，什么也没听懂！

等作揖之后直起来腰板板，这节节空空，又节节不通的竹竿儿君，就开始说起来惊世骇俗的话，要跟玄奘对垒的架势：“禅虽静，法虽度，须要性定心诚。纵为大觉真仙，终坐无生之道。我等之玄，又大不同也。”感情是，三藏讲了具体的如何定性、如何诚心，传播到竹竿儿君的耳朵里，什么都没听见。按照人家三藏师父的方法，都修得玄关了，竹竿儿君还认为，那终究还是轮回之内的东西，不能永生。什么叫井蛙不可与语天？这就是了。以它这么低下的修为和智商，还打算要说个怪话、博个眼球、卖个玄虚，洗脑转化三藏哩。实在是，没有自知之明的傻瓜，也不相信自己是块豆腐渣的渣渣。

果然，三藏一听到与众不同，就上钩了，好奇的咬饵“

道乃非常，体用合一，如何不同？”眼看三藏真的要用真货换赝品、一副呆萌呆萌的样子，那节节不通竹竿儿君就开始猛吹：

我等生来坚实，体用比尔不同。

感天地以生身，蒙雨露而滋色。

笑傲风霜，消磨日月。

一叶不凋，千枝节操。

似这话不叩冲虚，你执持梵语。

道也者，本安中国，反来求证西方。

空费了草鞋，不知寻个什么？

石狮子剜了心肝，野狐涎灌彻骨髓。

忘本参禅，妄求佛果，

都似我荆棘岭葛藤谜语，萝菥浑言。

此般君子，怎生接引？

这等规模，如何印授？

必须要检点见前面目，静中自有生涯。

没底竹篮汲水，无根铁树生花。

灵宝峰头牢着脚，归来雅会上龙华。

研究竹竿儿君的牛皮之前，咱们先研究研究，这么有修为的三藏，怎么就轻易的上钩了？

三藏师父被掳到这里，睁开眼睛仔细观摩的第一幅景象是什么？是“漠漠烟云去所，清清仙境人家。正好洁身修炼，堪宜种竹栽花。每见翠岩来鹤，时闻青沼鸣蛙。更赛天台丹灶，仍期华岳明霞。说甚耕云钓月，此间隐逸堪夸。坐久幽怀如海，朦胧月上窗纱。”

他一看这里是烟雾缭绕、风景优美。就主动鉴定这里是“仙境人家”先。为何？因为符合他心目中的“仙境”的模样呀。而且，他认为这里是修行的好地方“正好洁身修炼”，为何？那还不很显然的，他潜意识里，的确希望有这么个地方来修行。啊，就不用辛苦跑路、不用整天在妖怪窝里挣扎。是啊，这么好的地方，简直就是神仙呆的地方了“更赛天台丹灶，仍期华岳明霞。”内心想图个清静、静修正是他希望的，不想再吃苦的念头，不自觉的就流露出来了。并且，他还感觉，神仙的地方都不如这里好玩“说甚耕云钓月，此间隐逸堪夸。”瞧，三藏这时候，对于“隐逸”人士的日子，是多么的向往。正是因为他神往想象中的“隐逸”，才会不自觉的把四个呆木头，当作了历史上的隐逸先贤，秦末汉初的“商山四皓”。

三藏把自己自觉对号入座、把对方自觉对号入座，自己

给自己下个套之后，任凭那四根木头，吟诗自诩中明明白白的交待出自己是各种木杆儿，他亦浑然不觉。三藏听他们挨个自伐的当儿，以为他们四个是拿各种树木自喻自己的高贵品格，没察觉眼前这四个真的是木头。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古代文人喜用各种树木花草呀、山石河流呀来做比喻，风雅颂赋比兴之法么。比者,比方于物。兴者,托事于物。对于眼不可见的，用可见的内构相似的事物来指代，本来是为了方便理解，一种方便的手段。只是后世，文人墨客中，竟然有呆子，真的沉迷于各种草木，舍本逐末、买椟还珠、弃肉留皮。到得清代，某些人甚至到了快要变态的地步，被草木朱石之精所拘役，可悲。

那么，再研究拂云叟的话，如何唬得那圣僧哥哥、真心的给跪了。

竹竿儿君的话，是顺杆儿爬，顺着三藏的话、贴身而进，短刀利刃、乘隙而刺。

三藏说，人身难得，木杆儿们压根儿就没有人身。三藏说，中土难生，木杆儿们在西牛贺洲，跟中土不沾边儿。三藏说，正法难遇，这群木头桩子，不知道什么叫正法，也没有师父教。三藏说，静修要有法可依，悟是个要有法有度的过程，木头们则闻所未闻，一听就闹心。

眼见得着唐朝来的和尚，话里话外的都流露出一股遮盖不住的傲骄气息，拂云叟就开始搜肠刮肚的，以惊世骇俗的话，来反击这和尚。

你不说人身难得，得有人身才行吗？哼！我们的身体，比你们人类强多了“我等生来坚实，体用比尔不同。感天地以生身，蒙雨露而滋色。笑做风霜，消磨日月。一

叶不雕，千枝节操。”啊，瞧我们，没有人身，可是比人类坚实，身体是感天地以成长，不用吃饭，你们人类行吗？容颜是蒙雨露而滋润，不需要美容养颜，你们人类行吗？笑做风霜，消磨日月。哪像你们人类，冷了不行，热了够呛，几十年下来，就苍老死翘翘去了，可是我们呢，哼，一叶不雕，千枝节操。

你不说中土难生、正法难遇么？好好好，你这话，可让我抓着尾巴了。顺着你的话说。道嘛，本来就在中土之国，你跑西方去干啥去？简直是舍本逐末。啊，空费了草鞋，不知寻个甚么？像你这样离开根本，崇洋媚外的跑西方去求法，哼，你们佛门就是邪法邪教，你修心简直是剌了石狮子心肝一样白费劲，你所谓的灵光烈焰，就是野狐涎灌彻骨髓，一句话，你修的就是野狐禅。

既然离了根本。忘本参禅，妄求佛果，都似我荆棘岭葛

藤谜语，萝藦浑言。悟道的东西，哼哼，统统都是荆棘岭那纠葛不清的藤葛，萝藦一样混不溜秋的东西。什么“大觉禅”，什么“有缘有志方记悟”，唐朝来的哥哥，你修得这样傻蛋，怎么接引？你修得这等不入流的法门里，怎么可能有印授？

怎么办？还得学我们，还是要回到咱们开头的话题“静”，静中自有生涯。啊，是自有的，根据我们哥儿几个的亲身体会，不需要有什么法、不需要有什么度，也不需要悟。没底竹篮，就是能汲水，无根铁树，就是能生花。记住，只要守着这一点，站牢了心思，将来一定会有得道那一天。

一番话，竟然当即就搅浑了三藏的脑筋，三藏当时就给这种胡言乱语给转化了。一路上，风霜雨雪、妖魔鬼怪，都没能乱了三藏的心神。这节节不通老竹竿儿的一番

歪理，就分分钟把三藏的脑筋，给搅了个天昏地暗。三藏听完，扑通一声，给跪了。唐王佛祖、菩萨护法、三个徒弟，一瞬间，全部抛到九霄云外。

几根木头，连起码的修心都不懂，一窍不通。张三丰说的无根树，其根乃是不着于文字的点药心法，在虚空中生长，在心法调和下化合阴阳之法。中土道法，不做普渡，三藏本肩负东土一切众生的度化而西行，转眼间满脑袋就只剩下个人的小情趣、小追求。

可是，按道理，就这小妖的话，本不足以把三藏都绕晕了的。可是他晕了。何故如此不堪？

乃是因为，这三藏，要知道，本来是大唐长安国的一流辩手，喜欢辩论的人，都喜欢在逻辑中寻求新鲜刺激。而竹竿的话，颇具禅宗那种辩机风采，断喝。用你的话

头，打乱你的逻辑，绕晕你的脑筋，以局部的逻辑正确，击碎你长线的逻辑链条。心胸狭小的人，会对禅宗这种逻辑着迷，猎奇的心理，被这种惊世骇俗的得意洋洋，充分满足。竹竿儿是揪住了他的话把儿、满足了他的猎奇心。已经多年没有再经历过这种辩论的过瘾，竹竿儿一番畅快淋漓的怪异逻辑，让三藏旧梦充满、如饮甘醇。

说实话，竹竿儿的话到底有理没理，三藏是没听明白的，跟先前他说的禅机木头们没听懂一样。只是竹竿儿那刀锋一般的歪理，准确的切入了三藏心灵的缝隙。就这样，正信，转眼间，给肢解了。

假如，这番细节，被孙悟空仨兄弟给听到，不知道他们会笑成啥样。

（选自《西游记》《西游漫注》）